

■ 嫣然思语

胜利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刘国藏

我的家乡在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审坡镇苗村,是有名的“抗日模范村”。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我曾担任苗村抗日少年儿童团团长,担负宣传抗日、侦察敌情、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等任务,目睹日本侵略者种种暴行和我抗日军民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谨作此排律,以志纪念、敬慰英烈,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抗战精神,为复兴大业尽职尽责,尽情尽力!

卢沟沟骨吼声连,
日寇侵华裂宇寰。
血沃苗村彰大义,
旗扬禹甸聚英贤。
太行烽燧连天赤,
瀚泊波涛卷地寒。
铁骑踏平关隘险,
红缨耀日壑壑喧。
台庄碧血凝坚壁,
武汉雄风遏逆源。
砥柱中流延圣脉,
同仇敌忾挽狂澜。
石雷密布惊敌胆,
地道纵横奏凯旋。
国际医援施善海,
驼峰航助越重山。
山河再造金瓯固,
薪火相传玉宇安。
八十春秋昭伟烈,
千秋日月照丹颜。
尸填沟壑忠魂在,
骨筑长城浩气蟠。
历史昭昭须镜鉴,
和平大道共向前!

(作者为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原副局长)

红色印记(组诗)

□卢兆盛

红米饭,南瓜汤

红米饭,南瓜汤
根据地的主粮
看上去平常
做起来简单
艰苦卓绝的岁月
这样的“享受”
却也常常中断

饭红,汤黄
颜色倒是好看
缺盐少油
红军将士早就习以为常
年复一年
不变的食谱
却吃出了乐观
吃出了坚强
吃出了无穷的力量

红米饭,南瓜汤
井冈山的“特产”
其实不平常
原来不简单
养育了一支红色的队伍
成就了一个革命的摇篮
辉煌了一部民族的历史
打出了一片人民的江山

红军草鞋

来自田间的稻草
散发着泥巴和阳光的味道
经苏区父老乡亲巧手编织、打造
一双双草鞋
温暖了红军战士的脚

艰难困苦的日子
每一根稻草都弥足珍贵
穿人的队伍
一双草鞋可以说
也是一种了不起的犒劳

穿着它
巧过金沙江
强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
翻越逶迤五岭
爬雪山,过草地
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
柔软而又坚韧的草鞋
承载了难以言说的苦难和艰险
见证了三军胜利会师的兴奋与欢乐

哦,红军草鞋
一种精神的象征
一个历史的符号
在中国革命的石碑上
永远铭刻着
你伟大的贡献和巨大的功劳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樊希安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每当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那雄壮的歌声,我就想起歌词作者、我国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先生。

公木先生1910年农历五月十五日生于河北辛集北孟家庄,今年是他诞辰115周岁。公木一生对国家、民族和人民贡献卓著,在现代诗歌创作、学术研究、教育实践等方面有很高的地位。

公木原名张松如,公木是他常用的笔名。他1930年1月在北师大求学时加入共青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和夫人辗转转到西安,把幼女寄养在一户人家,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参加抗战工作。1938年8月为护送几位不适于在前方工作的女同志回后方,西渡黄河,到达了延安。在抗大学习4个月,在此期间入党。未及结业,调任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干事,业余时间从事诗歌创作。1939年七八月间,在延安和郑律成合作创作由8首歌曲组成的《八路军大合唱》,其中的《八路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另一首《八路军军歌》则伴随着抗战烽火传唱四方,在艰苦的岁月里起到坚定抗战必胜信心的作用。后任胡耀邦直接领导下的军委直属政治部文艺室主任。1942年作为部队文艺工作者代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创办大学,有拓创之功。1953年在鞍钢搞职工教育颇有成效,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1954年10月,周扬出面调公木到北京,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右派冤案得以平反,任吉林大学副校长、吉林省作协主席等职。

公木的一生是追逐理想、坚守信仰、追求真理的一生;是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洪流,为祖国繁荣富强和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以诗歌为生命”,为人民勤奋创作奉献文艺精品的一生;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学科研,“甘化泥土润花根”,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大批栋梁人才的一生。他是人们获取事业成功,特别在逆境中进取实现人生目标的学习楷模。

我是公木先生的学生,因为写作《公木评传》,我和他前后交往30余年,多得益于公木老师的教诲,也和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屈指算来,公木先生已离开我们

近27年了。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一些喧哗的东西过时了,一些虚幻的东西消失了,一些模糊的东西更加模糊,而一些真切的东西却更加真切,所谓“尘埃落定”,我们对一些事物认识得更加清楚。时光的流失,更凸现出他境界之高远、诗艺之高超、人格之高尚,他取得的成就用“丰功伟绩”形容也不过分。诚如有人所言,人这一生在事业上有一个亮点就很不错,他却有一连串的亮点;人这一生能在事业上登上一座高峰已属不易,他却到了几个高峰的峰顶。我们钦佩其业绩,更敬佩其人品,许多学生尊老师为“完人”,虽然有些过誉,但也是肺腑之言,他的有教无类、诲人不倦、亲切和蔼、善良仁厚、质朴无华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公木先生一生对国家、人民和后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一是投身革命事业,为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二是投身文学事业,在诗歌、歌词、戏剧等多方面取得创作成果,对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影响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是投身教育事业,创办东北师范大学,执教吉林大学,从事大学教育、职工教育、文学人才培养,桃李满天下,春风育英才。

四是投身科研事业,在文学史、诗歌史、诸子研究、寓言研究方面取得多项重要研究成果,提出“第三自然界”重大研究课题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学界引起反响。

在长期学习研究公木先生生平事迹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公木先生身上有一种精神磁场,有一股一般人所不具有的精气神,我将其概括为“公木精神”,它的基本内涵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肩负重任勇往直前的军歌精神。向前,向前,向前,不可阻挡,永远向前,这就是军歌精神,“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使我们勇于牺牲,不敢稍有懈怠。写出军歌歌词、深解歌词立意的公木,一定比一般人更能深刻领会军歌精神。和平时期他依然发扬军歌精神,从事教学和科研,身上有一种一直向前不知疲倦的老黄牛精神。公木说:“活着一天,就要思索一天,工作一天。”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二是朝向光明百折不回的坚定信仰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探寻社会发

展规律并按照规律前进,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内在品质。公木的一生都在为追求真理而奋斗,甚至为之遭遇曲折,给人生带来诸多磨难。尽管如此,公木也不改变对真理的追求。“真理如大道,崎岖没尽头。不谓能占有,只要肯追求。”(《公木旧作诗抄》第135页)他说过,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必须是真话,而且只有说真话,便意味着追求的是真理。他主张“诗人是真理的战士,他拂去蒙蔽正义的灰尘,使罪恶低头而战栗”(公木《谈诗歌创作》)。

三是献身教育事业甘为人梯的园丁精神。公木一生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喜欢听老师这个称呼,愿意站三尺讲台,乐意和学生打交道,他像园丁一样为幼苗浇水、施肥、培土,看他们一天天成长为参天大树。他关心帮助年轻学子的事例有很多。一天公木到吉大中文系取信件,看到一个妇女带孩子来校报到。攀谈中知道该新生叫赵雨,家中遇到困难,好不容易凑齐学费,公木心里便有所惦念。后来他又观察得知赵雨勤奋好学,基础扎实,便在多方面予以关照,毕业时建议其留校。但按学校规定,本科生不能留校,为此公木特地找到校长,提出让赵雨来做自己的助手。就这样,赵雨破格来到了公木身边。他在公木的指导帮助下进步很快,在职读到博士学位,成为学院出类拔萃的年轻教师。

四是脚踏实地注重创新的科研探索精神。公木教授著述等身,得益于他脚踏实地的学术研究态度。他决不讨巧,也不想走所谓捷径,老老实实做学问。到了晚年,他还花750元买一套新版《列宁全集》,为的是掌握最新译意和查准一些引文的出处。丰硕科研成果取得的同样得益于他“不拜神、不拜金,不崇古、不崇洋,不媚时、不媚俗,不唯书、不唯上”的创新探索精神。他说:“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中而不知外,谓之鹿寨;知外而不知中,谓之转蓬。视野必兼古今中外,基点当是今日中国。应是由于自我意识以及自我意识的嬗变,进行时空双向化的批判、继承、吸收、扬弃,从而辩证地综合。实现自我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完善。”(《作诗·治学·为人》前言)这是公木向往的作诗、治学、为人之道,也是他学术研究的自况。



五是力行大爱、宽厚、善良的仁者精神。凡是接触过公木的人,都对其为人给予极高的评价。伟大出于平凡。公木身上的仁慈、善良、真诚、宽厚、谦和、平等待人等品格,都是平常一点一滴散发出来的,而周围的人也是一点一滴感受到的。

著名作家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一书中写道:“他(公木)到底是因为什么划右派的?我和他同一单位,都没有弄清楚……此人被打成右派后,遣往东北。我在多年之后,又见到他,他在教书。见我时,头发已白,开口只谈教书的话,一字不提当年如何划成右派的。这就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作者。这个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至今还在唱。”

公木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他虽九死而未悔地对信仰的坚守,对真理终生不懈的追求,更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让我引诗人臧克家先生的诗《东北有嘉木——祝张松如(公木)老友八十寿辰》,作为本文的结尾,也以此表达我们对他的怀念:

东北有嘉木,挺拔如根深。不与争春色,自有岁寒心。我颂岭上松,我歌老诗人。诗人为我友,木纳见醇纯。君子貌若愚,含练实超伦。木业成就大,叹我望后尘。长饮延河水,战斗愿献身。诗歌千百首,引吭发强音。论交兄弟行,差肩五六分。形骸隔千里,交感两颗心。白头互映照,永在是青春。

(作者为原国务院参事)

东北两章

□谢华

追念烈士赵一曼

东北烈士纪念馆里的一间刑讯室,曾经是对赵一曼烈士刑讯的地方。

残酷的刑具在黑暗中泛着冷光,它们如同狰狞的野兽,残忍地啃噬着她的血肉,碾压着她的筋骨。可当夜半惨白的月光透过高窗铁栏流泻进来,竟奇异地笼罩在她血迹斑斑的周身。

那月光,仿佛一层清冷而温柔的纱,轻轻覆盖住她所有的创口与痛楚,也抚慰着她破碎的躯体。她闭紧双眼,却仍分明看见那年幼的儿子宁儿,未来会有怎样的生活?作为母亲,无论身处何种境况,内心里正发出无声的呐喊,那是母亲对孩子的无尽牵挂。最终,躯体站成了山脉,不屈的脊骨也终挺成了青松。

铅云沉沉,绞架冰冷。就在那间阴寒的审讯室里,赵一曼,我们的女英雄,此时已遍体鳞伤。

敌人凶残地撕开她的伤口,用竹签刺破她纤细的手指,电刑的强光一次又一次灼痛她疲惫不堪的双眼。然而,赵一曼却始终一言不发,只是咬紧牙关,默默将惨烈的呻吟压回心底深处,她咬碎的仿佛是自己坚硬的牙齿,咽下的仿佛是自己滚烫的鲜血。

在押送她奔赴刑场的火车上,赵一曼向看守索得纸笔。她手中颤抖的笔尖,恍若握着一柄决绝的刀锋,在纸上刻下她最后的心声。

那墨痕分明是一道道鲜血的印记,在纸上蜿蜒成字句,在黑土地上延伸作道路,在历史之中凝结成永恒:“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赵一曼和儿子合影。 新华社发

墨迹缓缓凝固于纸端,宛如一片片白雪覆盖住大地,却盖不住她心底炽热的火焰;她的生命也在这一刻慢慢走向尽头,但那火焰却依旧明亮,它照亮了历史,也照亮了后代前行的方向。

囚禁她的列车在苍茫的东北大地上奔驰,窗外淫雨霏霏,如同无数破碎的白蝴蝶在无声地哭泣。赵一曼透过车窗望着飞雨拍打着车窗,她的目光坚定而深远,仿佛穿透了冰冷的铁窗,望见了未来光明之所在。车声隆隆,如同她心中永不停歇的呐喊,在天际间回荡,在岁月里轰鸣。

当罪恶的子弹尚未穿透她的胸膛时,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呼声过后,枪声最终撕碎清晨的薄雾,赵一曼这个名字,便永远刻印在了历史的天空上,化作永恒不灭的星辰。

而此刻,人们忽然记起她本来的名字——李坤泰,那是她作为平凡人的血肉之躯。两个名字,如同两面映照彼此

的镜子:一面映照出母亲怀抱里的温暖,一面映照出革命熔炉中的淬炼;一面映照出女性本有的柔弱,一面映照出战士铁血的刚强。她在两者之间从容穿行,在时间的长河中化作了一座不朽的桥梁。

如今,每当我默诵那封最后的遗书,字字句句便如滚烫的烙铁般印入我的心灵。

松涛阵阵,在无边的林海之上起伏汹涌,仿佛那纸血书的回响,回荡在岁月深处,回荡在每一个后来者的血脉里——风翻过纸页,这血书便成了旗帜,带着火种,带着嘱托,在民族的长夜里猎猎飘动。

白山黑水之间,子弹穿透了她血肉模糊的躯体,亦如贯穿了1936年8月2日这一天所有的沉默。她倒在了泥泞的黑土地之上,如同大地母亲以朴素之襁承接住自己牺牲的女儿。

墨迹缓缓凝固于纸端,宛如一片片白雪覆盖住大地,却盖不住她心底炽热的火焰;她的生命也在这一刻慢慢走向尽头,但那火焰却依旧明亮,它照亮了历史,也照亮了后代前行的方向。

囚禁她的列车在苍茫的东北大地上奔驰,窗外淫雨霏霏,如同无数破碎的白蝴蝶在无声地哭泣。赵一曼透过车窗望着飞雨拍打着车窗,她的目光坚定而深远,仿佛穿透了冰冷的铁窗,望见了未来光明之所在。车声隆隆,如同她心中永不停歇的呐喊,在天际间回荡,在岁月里轰鸣。

当罪恶的子弹尚未穿透她的胸膛时,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呼声过后,枪声最终撕碎清晨的薄雾,赵一曼这个名字,便永远刻印在了历史的天空上,化作永恒不灭的星辰。

而此刻,人们忽然记起她本来的名字——李坤泰,那是她作为平凡人的血肉之躯。两个名字,如同两面映照彼此

重读《夜幕下的哈尔滨》有感

几十年前,中央大街上的石砖在军靴底下哀鸣,索菲亚教堂尖顶之上的日头旗覆盖了天空湛蓝的颜色。

松花江的流水受到铁靴的践踏冻结了,在它冰封的下面也有哗哗的水响——即使被冻结住的血脉也正在暗暗跃动!

他们把名字刻入石头,让名字比石头寿命更长久,他们埋头于那一间屋子里,在这屋子里以晚间熄灯声作标尺来分割白昼黑夜,点灯点亮,滴水滴干……那一页纸空自依旧,但不知有多少子弹从纸面上飞出,划破夜空,燃放信念之焰!就像一支即将燃尽的蜡烛,就是剩下一点光芒,也绝不肯在黑暗角落里死去,所以说,暗夜再深也有熄不灭的明志之火。

后来电报电流穿梭于小街窄巷,就像一根看不见的银线,穿过了重重的墙和密密的铁丝网,钻过了重足屏息呆立不前的哨兵迟缓的脚步,悄然无息地传达着潜藏于内心的呼告——正是在这血泊火海之中蕴含着于绝处逢生之时的一抹相思。然而,夜终究漫长而残酷。

十四载严冬,东北烈士纪念馆内艰难呼吸。然而,当胜利终于到来,人们踏过残破的街巷,突然发现:那些曾经在冻土下传递火种的手,那些在暗室中熬尽灯油的眼,那些于无声处响彻的誓言——早已在万千心灵深处扎根,早已成为城市骨骼里不灭的磷火。

松花江滔滔奔涌,每一层波浪都仿佛在低声诉说,诉说着冰封之下奔流不止的热血,诉说着无名者所刻下的那一道永不磨灭的印记。

街巷新雪覆盖着旧痕,而城市深处,暗火仍然——在街角,在江风中,在每一道凝视历史的目光里,在无声灼烧。

(作者为浙江杭州红色报刊史料研究中心馆长)